

怪精城小

小城精怪

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# 小城精怪

傅连理

---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山东省定陶县冉堙印刷厂印刷

---

787×1092毫米 1/32 11印张 226,000字 1988年11月第1版

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—70,000 定价3.01元

ISBN 7-202-00257-4/I-55

## 目 录

|    |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   | 引子.....      | ( 1 )   |
| 1  | 魔怪的饥渴.....   | ( 1 )   |
| 2  | 卖猪头肉的女人..... | ( 10 )  |
| 3  | 心凉透底的父亲..... | ( 20 )  |
| 4  | 大闹喜宴.....    | ( 27 )  |
| 5  | 月黑风高夜.....   | ( 36 )  |
| 6  | 紫云山精仙转世..... | ( 44 )  |
| 7  | 现代派女孩.....   | ( 53 )  |
| 8  | 姐妹两个三条船..... | ( 62 )  |
| 9  | 一群牯牛蛋子.....  | ( 70 )  |
| 10 | 难忍的哀泣.....   | ( 79 )  |
| 11 | 强中强.....     | ( 87 )  |
| 12 | 香水腌猪头肉.....  | ( 96 )  |
| 13 | 《一把火》.....   | ( 106 ) |
| 14 | 平等的爱情.....   | ( 115 ) |
| 15 | 高雅的梦.....    | ( 124 ) |
| 16 | 两份爱情.....    | ( 135 ) |
| 17 | 夜暗中的情斗.....  | ( 144 ) |
| 18 | 湖光曲.....     | ( 152 ) |
| 19 | 老孔雀泪洒羽屏..... | ( 161 ) |

|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20 | 两个胴体.....       | (171) |
| 21 | 惊疯.....         | (175) |
| 22 | 夜审佳琴.....       | (182) |
| 23 | 热烈爱情的背后.....    | (191) |
| 24 | 又一个真相大白.....    | (203) |
| 25 | 木香丛前的清醒.....    | (210) |
| 26 | 调虎离山.....       | (216) |
| 27 | 夜袭闺阁.....       | (223) |
| 28 | 朱佳琴之谜.....      | (234) |
| 29 | 美人劫.....        | (241) |
| 30 | 享乐家与花岗岩.....    | (248) |
| 31 | 花大钱去买你姑奶奶吧..... | (255) |
| 32 | 胖妖虫.....        | (265) |
| 33 | 高天香稳坐钓鱼台.....   | (273) |
| 34 | 目不忍睹的凶杀.....    | (284) |
| 35 | 兄弟反目.....       | (292) |
| 36 | 恶虎的新勾结.....     | (298) |
| 37 | 夺娇.....         | (310) |
| 38 | 生死搏斗.....       | (318) |
| 39 | 报应.....         | (324) |
| 40 | 新生.....         | (331) |
| 41 | 四行真诚的眼.....     | (337) |
| 42 | 没有料到的结局.....    | (345) |

## 引 子

此一处历来为汇精聚怪之地，时不时有惊人耳目的传闻，有令人咋舌的人物。虽然是凤毛麟角，却使人心赫然，成为长久的话题或永久的话题，于是便成为一部野史。

大凡野史都是十分鲜艳的，不象正史那般面孔严肃。一出出恶劣风流的戏剧，其主人公有地痞无赖，有顽劣凶犯，有情男痴女，有奇女祸妇，事端一旦暴出，小城无处不哗然。

既然行为往往走向极端，智情过人便为精，恶劣过度便为怪。汇精聚怪，古有古时的，现有现时的。

此等人事虽然荒唐，上不得文册，入不得经传，但却脍炙人口，争相传传说。于是一部野史便无奇不有，千姿百态，色彩斑斓。闲来无事，仔细品味，果然是一些精怪。正因为是精怪，众人才刮目相观。

## 1 魔怪的饥渴

黑槐镇是临湖的城镇，夏日的夜晚，每每有凉风从东面吹来，消暑的人群往往走出房屋拥挤的住宅区，走到相对宽阔一些的大街上。

街灯并不怎么亮，加上沿街的黑槐树，树叶茂密，黑影婆娑，街面上黑黝黝的。川流不息的人群，影子一般闪来晃去。

西瓜还没有上市，卖樱桃、黄杏和早甜瓜的不少，卖西红柿的不少。卖冰棍的到了该发财的时候，满头大汗地在人群中吆喝。

大热天，最爱到街上走的还是少男少女，赶时髦去冷饮店，去看歌舞演出，或者到十字街口夜市饺子摊上去吃京味饺子。

女孩子去疯张一番，几个人结伴，搂脖子挎肩恣意地笑，把高级花露水的淡雅芳芬撒向人群，让路灯映照珠光唇膏酒浸樱桃一般的红润。

男孩子则是有意无意地去观察女孩子那薄薄的纱衫纱裙，去注目姑娘家那光洁的小腿。

在人群中横冲直撞的总少不了潘家兄弟俩。两个人象黑色的魔鬼，骑一辆车，骑车的是哥哥，壮实得象头牛。后架上的是弟弟，身条细溜，两条长腿叉开，拖拉到地面，象小船上一双拖看不用的木桨，又象水鸭子凭借水流前进时向后抵着的两条腿。

两人总爱在人群最稠密的地方钻挤，哪怕磨擦上别人的胯骨腰眼也不兴停车。弟弟的一双长腿在车子两旁勾呀勾，免不了勾上女孩子滑润润的脚脖子。后面引起一片惊叫，一阵臭骂，两个人飞出几十米远，开心地哈哈大笑。

夏日的夜晚是潘家两兄弟最惬意时候，如果有显示器显示他们的行车路线，正是龙盘蛇曲般。

小小县城，除掉夜市、剧场、影院、冷饮店等几处热闹点，更有几家相互竞争的电视录像厅。高音喇叭里传出他们的宣传广播，招徕观看者。播放打片最激烈处的喊杀声和音响效果，着实有些激动人心。

但这些对于潘家兄弟已经毫无吸引力了。

从《少林寺》到《霍元甲》，到金镖、飞腿、神鞭、醉拳、猴拳、鹰爪拳，什么样的武打片没有看过？看厌了，看腻了，再说那些全是花拳绣腿，玩起真个儿的来不顶用。他们参加的哪一次打架也不比片子上的差劲，打真的才叫过瘾，解恨，痛快。

两个人同时感到不满足的是，片子上的哥儿们总有美人儿陪着，玩着，唯他们冷冷清清。东关的刺疙瘩前些时从外面领来两个女流，跟八大金刚玩过几天，可那是什么样的女流呀？

论装束，披肩发，茄克衫，露着大腿的牛仔裤头，然而皮肤黑得象变种，粗得象鱼鳞，牙齿黄得让人恶心，还不如男哥儿们自己在一起痛快。

当然，对于哥哥，还有那个高天香，卖猪头肉的婆娘。她是他的东家，他跟她帮工。高天香又算什么女流？滚圆得象一头肥猪。

五光十色的世界，实在不能让人尽善尽美。

自行车刚刚躲开一个缓缓独行的白鬚老人，车身又擦着了路旁的一个水果摊子。后架上的弟弟左脚勾住了水果案子的一条木腿，要不是回拳得迅疾，准把人家的摊子勾塌。如果是瓜果满地，坏了生意，就不象勾住一个女孩子的小腿那样容易脱身了。

“哥，你怎么了？”弟弟不能不有些抱怨。

驾车的哥哥未及出声，前轮子又碰上安全岛的石沿儿，“嘭通”一声，弟弟差点被颠了下来。

弟弟不得不站到地上。这时候身材结实的哥哥一只手接

住安全岛上的一棵树，正把头低下去。

“哥，怎么回事？”弟弟因车行异常很有些焦急。

“我渴。”哥哥简单说一句。

“啊呀，冷饮店！”

没想哥哥一气喝下四杯冰镇酸梅汤。弟弟吃惊，却也来了瘾，象哥哥一样喝，喝下四杯。

哥哥又说饿，两人一起走向夜市处的饺子摊。兄弟俩发了疯，卖水饺的老太婆差点没下够他们吃的。

来到背人处，潘家兄弟掏出烟吸，吸得“滋滋溜”响，霎时裹在一片烟雾里。

弟弟说：“哥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车子骑不住，拼命喝，拼命吃，这会儿又拼命吸烟。”

哥哥说：“你知道什么？”

“你是心里发狠。”

“狠什么？”

“在想朱寡妇那一对妮子。”

“……”哥哥向弟弟翻翻白眼，没有说出否定的言辞，算是默认。

弟弟会意，躬着腰，拼命地抽烟，一口气抽下半截，更显出他十倍的贪婪。

在黑槐镇，潘家兄弟是一对魔怪、孽种。文革中上小学，文革后上中学，在学校打架斗殴，损坏公物，双双被开除。他爹潘庆山老实巴交，怯弱无能，根本管不了两只恶虎似的儿子。

老大叫潘明，看外表，头发稠密，方方正正，不愧为五尺汉子。因为是被学校开除的，八下里找不到就业处。闲来

无事，便与弟弟在街上东闯西撩，酗酒闹事。酒醉之后，结伙打架，可以从城南关打到城北关，身上的衣服全撕破，滚得血人一般，泥人一般。

老二叫潘亮，外号狮子头。那一头卷发蓬蓬松松，发起怒来，每根卷发都能蹦会跳。他生性狡诈，狠毒，又一个外号“一脚踢死牛”，简略为“踢死牛”。

他身材虽然并不怎么粗壮，但恰似枣木棍子一般，细长而坚挺。面皮要比老大白净，笑起来也比老大招人喜欢，可是两只眼一旦变成三角形，或眯细成一条线，射出的光如箭翎白刃。

潘庆山一家住在一个大杂院里，几十口子集聚在有限的地盘上，门挨门窗挨窗，要紧的是相互友爱。潘家两儿子，一棍打八家，没有一个对脸的。同院人明哲保身，很有分寸地躲着他们，当面不发作，背地里骂孽种。

潘明和潘亮从街上回到院子里，已经夜深人静，钻进自家防震棚子小屋里，想的是倒头就睡。以往的哪一天不是这样，在外面喝酒，殴斗，作乐，快活够了，钻进这间狗窝里，睡个呼天倒地。今天却很有些睡不着。

小屋的窗户没有窗扇，只有一个洞，冬天实在太冷的时候堵起来，天气一转暖，为了透口气，一直敞开着。在这夏季里，屋里憋闷，敞开了还嫌窗洞太小。

窗洞外是一片夜空，星星在夜空中无声无息的闪烁着。世界已是极端静谧的时候，潘明却没有感觉到安静。

潘明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的身心在激荡。身躯由里及外地产生强烈地焦躁，两股间产生冲撞和不安，他明白完全是因为朱寡妇的两个妮子引起的。

是的，那姐姐，叫朱佳珍，身条儿是那样柔细，脸蛋儿是那样白嫩。那双眼睛分明是两只水潭、两轮明月，分明是撩人心怀的跳荡着波光的春日岚气。果真象旧小说上所说，人见了不走，鸟见了不飞，比花花低头，比月月含羞。

妹妹叫朱佳琴，另有一番风韵。一个是大家闺秀，一个是小家碧玉。比起刺疙瘩带来的那两个女流，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，一个是鲜花、美酒、山珍海味，一个是酸菜汤。潘明不能不承人，他象个饿汉，被强烈地诱惑。

那是前几天的事。百货大楼柜台前来了一批抢手货，顾客们争相购买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水泄不通。刺疙瘩的下人里有个三只手，瞅准了时机。他挤进人群，刚把手伸进一个人的衣袋里，忽然那人被提醒。

被窃人警觉，三只手迅疾缩回，失去了一次好生意。

那个提醒别人的人是个半老婆子，三只手疑心她认准了他，所以报告刺疙瘩。刺疙瘩以为失去一次生意没啥，怕的是偷鸡不着蚀把米，老婆子万一报告，会失去三只手。再说，刺疙瘩一向气盛，自恃手底有七狼八虎，容不得别人拆台，所以决定教训老婆子。

说是教训，实际是吓唬，把老婆子堵在背人处，声言要割她的舌头。为的是她多嘴，今后出了问题，就拿她舌头算账。

那刻儿站在刺疙瘩身边的只有潘明和潘亮，义不容辞，由他们去执行。两个人尾随着老婆子走了一段路，才说到了背静处，突然间从一旁巷口里飞出两个天仙一般的女子，“妈呀妈呀”喊得甜，一人架住老太婆的一只胳膊，亲亲热热地走了。

当时，潘明和潘亮都惊呆了，不是因为捞不到教训老太婆而惊呆了，完全是被她的两个女儿的姿容惊呆了。

回来后，自然是向老刺回报教训过了，而且编出瞎话，说那老太婆吓得尿了一裤子。

兄弟俩见了两个妮子心里就放不下来。小小黑槐镇横不过两条街竖不过三条街，还有打听不到的人吗？不出两天，便弄清了详情。

那老太婆姓朱，人称朱老太婆，是个寡妇，背地里都称她朱寡妇。

大女儿叫朱佳珍，在城镇服装厂工作，二女儿叫朱佳琴，顶了朱寡妇的班，在县办鞋帽厂工作。朱寡妇本人退了休，摆个衣服摊子。所卖货物多半是从外地买来便宜布，按照最新流行的时髦款式，由两个心灵手巧的女儿做成，理所当然，她成了衣服摊贩的走红户。

两个女儿丽质天生，加上研究时装，自然穿戴入时，很具有现代感，在小小县城镇，与众多女孩比，便象鹤立鸡群。朱寡妇不保守，不封建，两个女儿也不保守，不封建，交际些社会名流，抛露些妩媚之态，于是也小有名气。

有人褒捧就有人贬嫌，看不惯的人便说是一个老妖精领着两个小妖精。凡有男子出入朱家门第，朱寡妇或两个女儿总在门口娇声娇气地迎送客人，邻居家也有扭脸的，也有哼鼻的，也有吐唾沫的。大老远会有人跟踪男子，看他眼光是否迷乱，印堂是否发暗，以证明是否被妖气迷惑。

贬嫌者一方面是由于世俗的偏见，以为寡妇不可信任，另一方面是由于对朱家女儿心智貌美的嫉妒。其实朱寡妇对

女儿的管束是极其严格的。从工厂到家，从家到工厂，她为她们划了一条几乎是固定的生活轨道，从不许越雷池半步。

朱寡妇象只母狼保护着两个崽子，墙高，门严，窗户牢。凡上街不可一人独行，一定要姐妹结伴。朱寡妇鬼机灵，心里明白四外圈许许多多眼睛盯着她的女儿，她欣喜这种包围，但又有信心斩断一些人的不正心术。

社会名流才能出入朱家，象潘明潘亮这等人物，根本无缘，只能是干流涎水了。

说是无缘却又有缘，就在今天傍黑，朱家姐妹又到街上买东西，再次被他们碰上了。

那朱佳珍上穿真丝绣花圆领衫，下穿暗色喇叭裙。普通虽普通，但微风一吹，那真丝衫子拂拂飘动，把胸脯和细腰勾勒的清清楚楚，潘明立时心跳怦怦。

那朱佳琴穿一件粉红色连衣裙，鲜嫩嫩就象一枝出水芙蓉。跳着蹦着，在震荡，在摇摆。

更让人不敢想象的是，姐妹俩迎面向他们走来，迎面甜甜地笑，而且扬起手臂打招呼。姐妹俩的笑颜好迷人，疏朗的秀眉颤抖着，眼睛里射出的是深情的光芒，能够溶化一切的光芒。两个人都有浅浅的酒窝，牙齿洁白得象玉石泡在牛奶里。

潘明不知怎么是好，狮子头潘亮也不知怎么是好。若答腔，素不相识。若不答腔，怎受得住这等美丽女子闪耀秋波？天不怕地不怕的兄弟俩，生出惊诧，也生出狂热。两个人直目以对，张开大嘴，身不由己地迎着姐妹俩个走。

正当潘明和潘亮即将冒昧答话要阻拦姐妹俩的时候，佳珍和佳琴却欢天喜地地擦身而过，喊着后面一个什么人的名字，轻云出岫一般滑走了。

呀，失之交臂！失之交臂！弟兄俩神态茫然，呼呼燃烧的心烛被人戛然剪去了烛芯，好不是滋味！

两人回过头，原来姐妹招呼的是一个长挑男子，如今正亲亲热热地谈话。仔细看，姐妹俩的背影更加动人心魂，那清脆悦耳的揉在笑声里的谈话声，象颤抖的波浪，推得人站不稳脚跟。兄弟俩好不嫉妒，简直忍受不了。如果不是在大街上，如果不是那高挑男子在身边，说不定他们会做出什么恶劣行动。

可是，他们现在只好干咽唾沫，两双眼瞪得滴溜溜圆。直到那高挑男子和两个女子走入人群，兄弟俩还呆呆地站在原地。

潘明感叹：果真是一对小妖精！

潘明承认自己是一池翻腾的水，连最底层也被激荡；承认自己是一棵摇动的树，连每一条树根都被揪扯得难受。

睡在床上，真想把心事脱开一点，偏偏又向那两双面影集中，心思越集中，胸中越喘不过气来。他不得不连连翻动身子，把那种憋闷驱散。

“哥，你睡不着？”狮子头在对面帐子里说。

“嗯，你也没睡？”

“没睡。哥，我还渴，你给我拿点水来吧！”

潘明本不会理会弟弟的这种要求，但为了从那无休无止的思念中解脱，于是跳下床，拉开灯，为潘亮舀了一缸子凉水来。潘明撩开狮子头的蚊帐，把水递给潘亮。

潘亮接过水，“咕咚咕咚”一饮而尽。睡意全完了，于是跟哥哥唠起嗑来：

“哥，咱们说好，先明后不争，那姐姐朱佳珍归你，那妹妹朱佳琴归我，一人一个。从明天开始，我去探路。要办成大事，先下死决心，你别瞎害相思病。象咱们这号人，商量没门，强量无敌，挖到篮里才是菜，抱到怀里才是女……嘿嘿！嘿嘿！”狮子头大笑不止。

潘明不得不承认，狮子头比他更急切，而且更有胆识。

## 2 卖猪头肉的女人

高天香真是个贪心的女人，大热的天气，还从肉联厂运来半汽车的猪头，堆起来好大一堆。潘明被唤来了，要他连夜整治，第二天煮好上市。潘明是她的长期雇用工，虽没有合同，干活分钱总是很得体。

高天香何止是万元户，已经是有好几万元的存款了。她发的是猪头财，煮出的猪头肉总剩不下，在同行业中小有名气。

夏季里进猪头控制一些，最多要半汽车。她也担心天热，万一卖不出去会折本。在冬季里她简直是个发疯的女人，一进就是一汽车，堆了满满一院子。天气那样冷，当然不怕坏，整夜整夜地整治，在寒风中吹，在冰水里捞，潘明为她出了力，受了苦。

财粗气壮，她对潘明分外好，身上穿的，手上戴的，无一不是高天香给他的额外添置。

潘明一进院，高天香就露出笑颜。她享受的油水太大了，

虽然才二十七八岁，并不到发胖的年龄，但浑身上下一般粗，脸蛋膨胀得象发面馍馍。由于胖，脸上的肌肉呆滞，笑与不笑的区别就只有看那眼角和嘴角的上跳下跳了。

“兄弟，我把酒准备好了，等猪头下到锅里，咱姐弟两个再喝。”高天香一边笑一边说。

提起喝酒，潘明是一日不喝喉咙里伸手。高天香会往他心眼里剔扒，引着他多干活，快干活。

潘明很愿常醉不常醒，喝酒是发自内心的呼唤，是唯一的刺激也是慰藉。同时带给他慰藉的还有一台袖珍录音机，一盒盒磁带，有疯狂的，有调情的，有悲哀的，有欢笑的，是精神鸦片。

要为女老板干最粗最脏的活，他便把录音机随身带来，及时打开，让烟雾和流水一般的音乐和歌声，驱散或冲走小院里的肮脏和腥臭。

声音放得很低，他今天的情绪不喜欢疯狂和震荡，而喜欢如哭如诉。

美酒加咖啡，  
我只要喝一杯，  
想想过去又喝了第二杯。  
明知爱情象流水，  
管他去爱谁，  
我要美酒加咖啡，  
一杯再一杯！  
我并没有醉，  
我只是心儿醉，

开放的花蕊你怎么也流泪？

如果你也是心儿醉，

陪你喝一杯。

我要美酒加咖啡，

一杯再一杯！

潘明从没有失恋过，没有失恋的原因是从来没有恋爱过。可是，昨晚上一夜未睡好，在垂涎朱寡妇的女儿，今天倒象失恋了！真是一种奇怪的感觉。虽然说不清此刻的情绪，听着这首歌倒挺对胃口。

潘明把光膀子一扒，露出了胸脯上、胳膊上那些滚圆的肌肉。结实而凸起的肉疙瘩，被筋腱牵扯着，在皮肤下面蠕动，显示着弹性和力度，象匹红骡子，象头红牯牛。

每当这时，高天香便看傻了眼。夹着烟，能被烟头烧了手指头；擦着手，能把湿漉漉的毛巾掉在地上，全然不觉。她眼睛眯细着，肉嘟嘟的嘴唇微张着，向肚里吸凉气。

在这个时候，她常常想起丈夫侯宗贤，真是没劲。比起潘明，他只能算一副骨头架子，懒懒散散，软软绵绵。他虽然也很色，但缺乏的却是精力，床榻之上，她从没认真地痛彻地满足过一回。

看见潘明，就象烤着一把火。高天香身上的肥肉颤抖，心胸里象她的肉锅汤子一般“扑初扑初”沸扬。她一口一口干咽唾沫，努力地忍受着。

潘明的动作是麻利的。先束上一幅黑胶皮围裙，在院子里的一只砖砌的灶膛里点着火，干劈柴“劈劈啪啪”地炸裂着。灶膛上架着一口大铁锅，锅里是正待熔化的沥青。沥青